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第十七回 古嶠關噉守存孤 張老莊伏邪皈正

詩曰： 敢死英雄已作神，存孤今復有程嬰。

詭言悲切能酸鼻，巧語淒其最動情。

賺渡古嶠離大厄，潛修禪室樂餘生。

邪魔侮道欺真覺，正法維持一坦平。

話說樊武瑞和薛志義兩個奮力戰有百餘合，樊武瑞賣個破綻，躍馬沿山而走。薛志義大喝：「敗將休走！」奮勇追來。不上數□步，猛聽得一聲響亮，如山崩地塌之勢，薛志義連馬和人，跌落陷坑。四圍伏兵齊起，撓鉤鎗戟亂下，薛志義縱有銅頭鐵臂，到此如何施展？諒道不能脫身，大叫一聲，拔出腰刀，自刎而死。可憐半世英雄，化作南柯一夢。有詩為證：

盜賊全其名，自刎黃泉下。

堪嗟降虜人，遺臭千年罵。

卻說眾軍士抓起屍首，送入陳元帥寨前來。陳玉令取下首級，屍骸抬在一邊，即時傳令：「三將併力，一齊攻上山去。勦除餘寇，洗蕩山寨，不可遲延。如能先登者，算為頭功，退後畏縮者斬。」樊武瑞施大用夏景聽令，三將合兵一處，搖旗吶喊，鼓聲振天，奮力殺上嶺來。

再說敗殘僂僂逃得性命的，奔回山寨，報說薛大王敗陣而死，官兵頃刻就到寨中。僂僂聽說，魂飛魄散，你我不能相顧，各自逃生。守關僂僂望見大隊官軍擁至，如波翻浪湧一般，盡皆拋鎗撇劍，棄關而走。官兵擁至嶺上，放起連珠號砲，陳元帥大兵掩到。山寨裏僂僂東逃西竄，自相踐踏，死者不計其數。李秀聽報薛志義已死，官軍殺來，大哭道：「薛大哥不聽良言，致有此敗，我留這殘軀何用，不如死休！」正要投崖，忽見沈全忙來抱住，哭道：「二大王，不走更待何時！」李秀道：「薛大王既死，我豈忍獨生？今願相從于地下。你當快走，不要為我耽擱，誤你性命。」說罷，投山側深崖而死。

沈全救之無及，只得含淚逃出後山。正奔走間，見一個大漢，右手執劍，左手抱著一個孩童，慌慌張張，走入樹林中去。沈全叫道：「前面走的是誰？」那漢子回轉頭來，沈全認得是薛志義隨身心腹勇士胡小九。原是陝西人，昔年為一友落難，不顧家業，起身救之。後來這友負義，反唆人告害，因此小九忿怒，將他殺了，逃至劍山投在薛志義部下。薛志義見他識些鎗棒，做人忠直，收留帳下為一名頭目。當日見官軍上嶺，正慌慌逃走，奔出後寨，忽見一女子棄一小兒于地。胡小九看時，原來是薛志義的兒子貞兒，年方二歲。那女子原是擄掠來的，棄子而逃。胡小九想道：「大王爺有恩于我，今死于非命，止有這一點骨肉，我若不救他，就是負義之人了。寧可我捨命，不可使薛大王無後，逃不脫時，情願同死。」即忙抱了貞兒，拚命逃竄。

樹林中卻好遇著沈全，慌說道：「沈大哥快來，同你一處逃命。」沈全道：「你抱著公子，怎麼行得動？不如棄了好走。」胡小九垂淚道：「大王爺待你我不薄，可憐他半世飄零，止存這點骨肉，若臨難忘恩，棄他自走，禽獸不如了。你要自去，我必須要救小主人，生死願同一處，以報薛大王平日之恩。」沈全道：「你既有救主之心，我豈無存孤之意？適纔所言，乃是探你之心。我情願和你捨命救小主，一處逃生。」胡小九大喜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快走快走，官兵入寨了，尋條活路再作道理。」沈全道：「四面喊聲大震，官兵圍將來，若走不迭，必遭殺害。快隨我來，有一個僻靜去處，盡可藏身。」

胡小九聽說，隨著沈全遁入樹林深處。傍卻有一座土山，跳落山岩，卻是一帶石壩。壩邊有一大土洞，石塊堵住洞口，外窄裏寬。沈全領胡小九忙撩撥石塊，抱著小主鑽入洞中，甚是深邃，山隙透入亮來，又不黑暗。仍將石塊塞了洞口，轉入深處，二人拂地坐下。喘息既定，胡小九將些乾糧果食，與小主喫，兩個也自喫些。胡小九問道：「沈大哥，你為何知此處有這土穴？」沈全道：「小弟時常有些擄掠的金銀，或是大王賞賜的物件，屢屢失去，沒處安藏。閑時尋得這個去處，山野僻靜，足跡不到，並無人知。此洞甚是彎曲，藏風納氣，天生成的。所有財寶，都埋在這土裏，我掘起你看。」說罷，雙手去掘開泥土，只見一塊石板蓋著。沈全揭起石板，取出兩三包金銀，與胡小九看，說道：「有此金銀，盡可度日。」胡小九道：「小弟正思量，身邊沒有分文，怎生逃得性命，今大哥有了財物，放心可以逃難。」兩個不敢高聲，商商量量，在土穴中藏身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陳元帥定下計策，將薛志義誘落陷坑殺了，驅兵掃蕩山寨，就如風捲殘雲，把這些僂僂殺得七零八落。一面收拾金銀財寶糧食貨物，裝載上車，送入營中，一面放火焚燒山寨。又差軍四圍遠近，搜殺餘黨。即日班師，回至鍾離郡。知府邵從仁迎接入城，府廳上飲太平宴，慶賀大功，賞賚軍卒。數日已畢，軍馬奏捷回京。一路無話，直抵建康，陳玉率領樊武瑞等，入省院參見謝牛二樞密。陳玉將征勦薛志義功勞細陳一遍，遞了功勞簿，進上財貨等物。謝舉牛進大喜。次早朝見武帝，備奏此事。武帝傳旨，升陳玉為都督府左督大將軍，先鋒樊武瑞施大用夏景，知府邵從仁等，各陞三級。隨征軍士，俱各犒賞不題。

再說沈全胡小九和貞兒在土穴中藏身躲難，怕有搜山官軍，不敢出洞，忍飢受餓，在了數日。幸而荒僻去處，無人尋到。打聽得官軍退去了，方纔敢離穴，一步步擔著干系，取路北而行。出了村口，兩個上飯店喫些酒飯，又走。胡小九道：「如今和你計議，往那裏去安身是好？」沈全道：「我已籌畫在此。他處難以藏身，不如奔入梁州，東魏去投林住持。尋著三大王，另作生計。」胡小九道：「我也這般想，只恐關隘有阻，怎的過去？」沈全道：「自古說，有錢□萬，可以通神。若有人攔擋時，用些錢財，自然脫身過去。」二人穿了破損衣服，裝做乞丐模樣，抱著貞兒，一路小心而行。

走了數日，已近古嶠關口，乃是梁魏兩國交界去處。胡小九抱著貞兒，沈全提著破籃，拄了竹杖，正要過關。兩個管關軍士，劈頭攔住，喝道：「站著！我看你二人身上雖然襤褸，規模生得雄壯，決不是求乞的。莫不是不良之人？解開衣服，搜檢明白，方纔放你出關。」胡小九垂淚道：「小人兩個原不是乞丐之人，負一身莫大冤枉，逃難至此，望乞二位長官憐憫，放我過去，實是再生之德。」一個軍士喝道：「胡說！有甚冤枉？決是奸細。拿去見關主，查問端的，方可放行。」沈全哀求道：「小人兩個不是奸細。因無生理，投托吳郡一富戶為門客，家主石音，是一奢遮豪傑。大妻喬氏無子，娶一妾名為似蘭，生下小人手中抱的小主，年方二歲。不想家主病亡，主母喬氏，聽弟喬三唆哄，將妾似蘭藥死，喬三謀奪家財，又要將小主暗害。小人等拚死救出逃難。喬三知覺，用錢買囑官吏，告小人兩個盜財脫逃，出胛海捕。若被捉去，小人等死不足惜，只是可憐見小主被他害了，絕了石門後代。望二位開天地之心，救拔小人三箇性命。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胡小九就在破衣袋中摸出兩小錠白銀，約有三兩多重，遞與軍士道：「沒甚孝順，止有這兩錠銀子，是小人救命之物，奉與二值長官買酒喫。我等自沿路求討，度口而逃，乞求方便則個。」

那兩個軍士見沈全說得苦楚，心裏也有些動情，又見了這兩錠銀子，一個接上手，一個道：「可憐他兩個倒是義士，捨生救主。自古天上人間，方便第一。」取一錠銀子遞與沈全道：「看你苦惱，還你這些，去做盤纏。快走快走。」沈全胡小九謝了，拽開腳步，逕出關外。二人暗暗說道：「好干係，險些兒露出事來。不是我兩個這張嘴，怎能脫離虎穴！」二人不勝之喜。

走了數里，卻是荒僻村坊，覺得有些飢渴。只見路口一座酒飯店，且是住得好。但見：

前流溪水，後植桑麻，四圍垂柳繞低牆，幾樹嬌花迎酒旆。雞鳴屋角，打柴樵子初回；犬吠籬邊，沽酒遊人方至。炊煙直上，新醪未熟酒先香；爐火偏紅，烹宰方完餚味美。當爐村婦，雖不比文君，也濃畫兩道遠山眉；掌灶酒生，辱沒了司馬，也單弔一條犢鼻袴。正是門臨衝要生涯好，路達通衢車馬多。

二人抱著貞兒。奔入店裏，揀潔淨座頭，將貞兒放在桌上。叫酒保先打幾角酒來，擺下菜蔬魚肉之類，開懷對飲。又拿幾樣果子，與貞兒喫。二人喫酒說話間，聽得壁邊有人酣睡，鼻息如雷。胡小九道：「青天白日，如何這等酣睡？」站起腳來，在窗眼裏打一看時，見一人面壁睡著，將一幅舊布被蓋在臉上，濃睡不醒。兩個且一遞一鍾喫酒。少頃，酒保盛飯，胡小九問：「問睡的這

個漢子，莫不是你家店裏用人？灶上正忙，怎地這般好睡？」酒保道：「不是本店用的人，是外方客官。因等一位相識同買貨物，賃我房兒借宿，一連住了八九日。早晚到關邊伺候相識，日間無事，只是打睡哩。」

酒保說話未完，只聽見那睡的人已醒了，打幾個呵欠，高聲問道：「小乙哥，這時分卻好放晚關了麼？」酒保答道：「這時候將大放關了。」沈全胡小九聽得這人聲音，都失驚跳起身來，打窗眼裏窺覷：呀！原來不是別人，卻是三大王苗龍。胡沈二人心下暗喜，怕人知覺，不敢做聲。只見苗龍走出店前來伸一伸腰，雙手擦著眼睛，周圍一看，認得是沈全胡小九並薛志義兒子貞兒坐在那裏，喫了一驚。不好說話，對二人丟個眼色，出門向南去了。二人早已會意，即算還酒飯錢，抱著貞兒奔出門來。向南走不多路，苗龍已立在前面路口，正要問故，見胡小九與沈全包著兩行珠淚，來往人多，又不敢交言。苗龍引著二人轉入山彎，到一座冷廟裏來。四顧無人，苗龍忙問：「你兩個來此，莫非大王爺有些不測之事麼？」胡小九沈全拜倒哭道：「自從三大王起程之後，至第四日，官軍已到。初次薛大王領兵交鋒，不分勝負。二大王諫阻，要緊守山寨，待三大王回來再行對敵。薛大王不聽，次日引戰，被官軍用計掘下陷馬坑，三將輪流挑戰，詐輸誘落坑中，人馬皆亡。隨即驅兵入寨，盡皆洗蕩，雞犬不留。二大王已投崖而死，想夫人亦不可保。小人兩個拚命，救得貞公子逃脫，在此得見將軍一面，實是萬死一生。」

苗龍聽罷，頓足捶胸，不勝痛苦，大哭一聲，昏絕於地。胡小九沈全慌忙攙起，叫喚多時，方得甦醒，哭道：「薛大哥，李二哥呵，指望兄弟三人同成大業，永遠相依，誰想死于非命，半途而別，怎能夠再得相逢！」哭啼不止。胡小九再三勸解。苗龍接過貞兒來抱了，垂淚道：「貞兒恁的福薄，父母雙亡，教你如何存濟！」展轉悲思，淚如泉涌，帶淚道：「天色已暮，前途難行，不如且回店中安歇，明早動身，到林住持莊上去，商議安身之處。」三人復身回到關口飯店中來。喫罷晚飯，苗龍和貞兒同榻，胡小九沈全自在外邊床上歇宿，一夜無話。

次日雞鳴，三人起來梳洗，算還房錢。沈全抱著貞兒，胡小九背了包裹，三人出門，取路往張家莊上來。數日已到。苗龍領著二人，逕入佛堂內，正值林澹然在佛座邊念佛，見苗龍領著兩個人走入來，心裏已明，卻問：「苗兄打聽劍山消息，何如？」苗龍向前，領胡小九參拜了澹然。沈全是見過的，亦行禮畢。苗龍將薛志義李秀敗死情由，哭訴一遍。林澹然垂淚道：「可惜豪俠之士，死于非命，可憐，可憐！」胡小九又將救薛志義公子逃難，撞見沈全緣由，細細陳說。苗龍嚎啕痛哭，吐血滿地。林澹然勸慰道：「大數預定，不可逃也。死者不復活，哭之何益？今幸蒼天垂祐，使他兒子得生，薛氏一脈不絕，此萬千之喜。」教胡小九抱貞兒過來，坐在膝上，展轉細看。生得鼻高眉聳，眼細口方，兩耳垂肩，頂圓額闊，果然容顏出眾，骨格非常。林澹然看了半晌道：「此兒相貌不凡，非等閑人也。異日長成，必為大器。」又對苗龍等道：「你三人不必煩惱，就在俺莊裏過活罷了。用心看取此子，日後有所倚靠。」就在佛案前焚香點燭，替貞兒改名，寄與如來案下，叫做佛兒。苗龍道：「小人看了薛大哥這等英雄，未免無常之苦，今日情願削髮為僧，皈依佛教，早晚伏侍住持爺，尋一個好結果。」沈全胡小九一齊道：「小人等作了無邊罪孽，今日也願同大王皈依釋道，修一個來生因果。不知住持爺容納否？」林澹然道：「善哉，善哉。汝等肯悔前愆，回頭是岸，一念之悟，便證菩提，何所不容也。」

苗龍胡小九沈全聽說，滿心歡喜。林澹然道：「今日湊巧是個吉日。」分付道人安排素食，齋供天地諸佛，又請一個剃頭待詔來。林澹然教苗龍等三人跪于佛前，宣揚懺悔，摩頂受戒。剃髮為僧，對佛取名，苗龍法名知碩，沈全法名性成，胡小九法名性定。三人拜罷諸佛，轉身又拜林澹然為師。當日齋宴，盡歡而散。次日備辦祭禮，設薛志義李秀神位，望空遙祭，苗知碩等痛哭一場。自此已後，苗知碩三人在張太公莊上出家，隨著林澹然修持，將這佛兒如掌上真珠一般看待。

正是寒暑代催，晝夜相趨，不覺又是三箇年頭了。有詞為證：

鐘送黃昏雞報曉，昏曉相催，世事何時了？萬慮千愁人自老，春來依舊生芳草。

忙處人多閑處少，閑處光陰，幾個人知道？獨上小樓雲杳杳，天涯一點青山小。

這佛兒年已五歲，極是聰明伶俐，百般乖巧。張太公父子常到莊上來探望閑耍，向已備知佛兒和苗知碩等來歷，敬重他們能仗義救主。佛兒又生得容貌異常，必大有福氣，甚相愛惜，每每饋送布帛錢米果品點心來撫養他。忽值殘冬已過，又遇新年，張太公和二郎同到莊上來，與林住持賀節。相見禮畢，林澹然留住張太公父子飲酒。佛兒出來閑耍，林澹然叫佛兒過來，見了太公並二郎，佛兒即過來唱喏。張太公父子回禮，笑道：「佛兒不要頑耍，在此陪我喫杯酒。」佛兒就和太公一凳兒坐了。張太公問道：「佛兒新年卻是幾歲？」林澹然道：「交新年是五歲了。」太公合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日子這等過得快。向年小兒幸遇老師救了性命，就是那年年底完親，娶媳令狐氏。感神天護祐，至次年秋間生一小孫，新正卻好也是五歲了，正與這佛兒同庚。南無佛，南無觀世音菩薩。」

林澹然道：「向日令郎恭喜添丁，不覺又是數載。正是只愁不養，不愁不長。令孫好麼？貧僧未得一面。」太公道：「托賴老師福庇，小孫亦頗聰敏。且是生得面龐豐厚，體態魁梧，不似小兒懦弱。」林澹然道：「生此好令孫，皆出長者積德所致。」太公稱謝，又道：「今春老朽意欲延一師長在舍，教小孫讀書。如成館時，佛兒可到舍下，與小孫一同攻書，飲膳之類，寒家甚便。」林澹然道：「如此甚美，惟恐攪擾不安。」太公笑道：「說那裏話，既是相知，何擾之有。」說罷，喫齋而別。閑話不題。

光陰荏苒，又見青梅如豆，桃李爭妍，早是二月初旬。有古詞為證：

燕子呢喃，景乍乍長春晝。睹園林萬花如繡，海棠經兩胭脂透。柳展宮眉，翠染衣，好結伴。

向郊原踏青，恁歌攜酒，醉醺醺尚尋芳酒。牧童遙指華林，道杏花深處，那裏人家有。

林澹然手扶藜杖，莊間看播奇，遠遠見一個童子走近莊來，卻是張太公家僮。林澹然問道：「大哥遠來，有何話說？」家僮道：「太公拜上老爺，目下閑下請得一位門館先生，將著小人傳簡來，接佛官進城，和小官同師學業。」林澹然道：「日前太公已曾說及此事，未蒙見招。煩你拜上太公，待俺選擇人學吉辰，送他也來。」留家僮喫些酒飯，寫一回帖，發付回城裏去了。林澹然細觀曆日，二月□五是個開心入學吉辰。選定此日，備辦酒果贊禮之類，著道人挑了，喚苗知碩送佛兒入城。又囑付佛兒：「不可頑劣，要聽先生訓諭。」佛兒隨知碩來到張太公宅上，太公迎接進去，領佛兒拜了先生，送上禮物，留苗知碩宿了，次日方回。佛兒取名薛舉，張太公孫子取名張善相，兩個年紀雖然祇有五歲，然而天資穎悟，聰敏過人，讀書經目成誦，言辭答對如流。先生與太公說：「令孫和薛舉，皆是非凡之器，異日必當大貴。」太公暗喜，將這薛舉看待如至親骨肉。

不覺又是半月。忽一日，薛舉思念林住持，猛然啼哭起來，定要回去探望。張太公令一老僕送回城外莊上來。二人攜手，迤邐行出城門，陡然陰雲四合，驟雨傾盆，老僕抱了薛舉。閃入涼亭避雨。亭側有一玄武閣，閣前見一頭陀，赤眼大鼻，黑臉兜頭，身披破衲，腰掛戒刀，耳墜金環，足穿草履，盤膝坐于蒲團之上，手擊木魚，口裏誦著佛經。老僕問傍人道：「這師父在此打坐，布施些甚麼？」一人答道：「這頭陀是個番僧，來此月餘了。不化米糧齋供布帛金銀，要化一位真施主。眾人問他化甚麼真施主，又笑而不答。疑他是痴顛的人，並無肯齋供他的。雖然數日不食，亦不肚飢，卻也是一樁怪事。」二人正說間，那頭陀誦經已畢，忽抬頭見了薛舉，猛然驚駭。熟視一回，歡喜道：「在這裏耶。」即收拾木魚經袱，藏于袖中，立起身來，對天默看。

少頃雲開雨住，現出一輪紅日。老僕撩起衣服，將薛舉背在肩上，赤著腳，乘濕而行。隨後那頭陀也出了亭子，跟著同走。行至蕭侍中屋前，老僕覺走得力乏，放下薛舉，街坡上坐了暫歇。那頭陀忽然突至面前，對臉上吹了一口氣，老僕仆倒地上，半晌方醒。開眼看不見了薛舉，心下驚慌，四下叫喚尋覓，杳無蹤跡，只得復進城來，見太公備言此事，舉家驚愕。太公同老僕連夜出城，到莊上來見林澹然，告訴薛舉被番僧攝去情由。苗知碩沈性成胡性定三人張惶，滿眼垂淚。林澹然道：「不妨。這番僧既有如此手段，必是個法家，等閑不肯害人性命。明蚤俺親自尋訪，決有下落。」寬慰太公等安寢。

次日黎明，林澹然一行人同到玄武閣中，詢問消息。原來這閣內止有女尼師徒二人，師名碧霞，徒名自解。碧霞貌美多能，與

鄰僧私通，淫欲過度，雙目失明，朝夕悲啼嗟怨。忽聞自解說：「閣前打坐頭陀，生得奇異。」特設盛齋相待，頭陀送藥點眼，三日後兩目復明，敬之如神。當下師徒二人，迎林澹然等入靜室獻茶，澹然細問頭陀來歷。碧霞道：「頭陀在此月餘，終日危坐誦經，數日不食亦不飢。醫目如神，等閑不與人說話。不知何故，攝去小官？」林澹然道：「俺已諳這僧家是一異人。但不知他在何處掛錫？」自解道：「昨傍晚時，我點佛前琉璃，聽得閣外二人私語，說可到葉貴人香火院來。莫非是他的安歇處？」張太公道：「有一個葉貴人香火院，又叫著永齡庵，離此西南□數里，地名半畝塘便是。但此院甚是興旺，近來出了妖怪，白晝迷人，故此僧眾散了，屋宇傾敗，無人敢住。」林澹然道：「若如此說時，可以推尋這頭陀畢竟是個妖怪了，快去快去！」

眾人別了二尼回莊，令苗知碩胡性定兩個藏了短刀，到半畝塘打探。二人至院前，日已沈西，但見四圍牆垣坍塌，房屋歪斜，山門緊閉，□分寂寥。苗知碩對胡性定道：「你往前進，我從後人，裏面相會，看果有人否。」苗知碩抄路到院後來，後門也是關上的。一帶土牆甚高，卻不甚壞損。苗知碩用出那舊時手段，跳入牆內一望，茅草過人。分開草莽而進，便是廚房。轉過天井，將近方丈，忽見裏邊隱隱燈光，聽得有人言語。苗知碩暗想，這樣荒涼去處，何人敢在此藏身？悄悄捱近壁外張望，只見薛舉和頭陀兩個席地而坐，薛舉居上，頭陀侍側。一個黑臉行童，手執酒壺，站在邊傍。那頭陀斟酒，雙手高擎道：「主公請酒。」薛舉推開不飲。頭陀笑道：「主公寬懷，臣自錫蘭山國泛海南來，尋覓真主，共圖大業。□載不能際遇，豈料主公在於此地。今日君臣相會，莫大之喜。臣等行囊已備，明早隨主公渡海去也。」

薛舉垂淚道：「我只要回莊去見林老爺，誰和你去渡海。」苗知碩見了暗喜，算計道：「不要衝破了他，且去與林住持商議，乘夜間來取人，遲必行矣。」輕輕溜出牆外，急至前門來。塘口被物一絆，過頭跌了一交。爬起看時，卻是胡性定橫睡在地。苗知碩扶起問時，胡性定搖頭道：「唬殺我也，幾乎與師兄不得相見。適纔我從牆缺裏窺入去，行至金剛殿側，突然跳出一隻錦毛大虎，撲將過來。我擠命急走，躍出牆外，幸那虎追至牆邊便回去了。多分膽已驚破，手足酥軟，故睡在這裏等你。」苗知碩扶著同行，把所見之事亦說一遍。二人急急回莊，見了林澹然，備說前事。林澹然道：「既如此，事不宜遲。」冷眾人喫罷酒飯，留太公主僕二人管莊，點起□數箇火把，帶了鎗棍刀杖弓箭。原來澹然初進莊時，已打下一條渾鐵禪杖防身，當下一同取路往半畝塘來。到時五更已盡，林澹然手持鐵杖，和胡性定守住前門。苗知碩沈性成率領道人僮僕，圍定後門。

將次黎明，只聽得門環響處，一個行童開出門來，見了林澹然，即便身跑入去了。胡性定就欲趕入去，林澹然止住，不許進去。只見裏面托地跳出一隻錦毛大虎來，擺尾跑蹄，徑撲林澹然。澹然倒拖鐵杖，望後跳退數步，那虎卻撲了一個空。復揚威大吼撲來，澹然側身閃過，便雙手直挺鐵杖，向著虎口。那虎又掀起兩爪一撲，澹然乘勢舉鐵杖戳入虎口，借力一捺，那虎撲的便倒，胡性定舉刀亂擲。近前細看，卻是一隻紙虎，二人大笑。林澹然持杖撩衣，大踏步踏入院門，高喊道：「何處妖僧，輒敢白晝攝人！快快送還，看佛面饒汝殘生，不然杖下無情，死期頃刻。」一路喊將入去。只見殿內閃出一個番僧，生得□方勇猛，有醜奴兒令詞為證：

臉如鍋底眉如劍，眼似銅鈴，手似鋼釘，怪肉橫鋪處處筋。耳帶金環頭捲髮，醜賽幽魂，猛賽天神，叱咤風雷頃刻生。

那頭陀奔出甬道上來，手舞兩口戒刀，直取林澹然。澹然見他來得兇，不敢輕敵，將鐵杖架定，退出門外空闊平坦處，方纔交手。二僧鬥上百餘合，不分勝敗。胡性定心驚，又不敢助戰。忽聞人聲喧嚷，苗知碩等將行童綁縛了，繞出前來。那頭陀看見，萬分惱怒，奮力惡戰，又鬥四五□合。頭陀逞生平手段，將兩把戒刀幌一幌，擲起半空，徑從林澹然頂門上劈將下來，勢名「二虎投崖」。林澹然見戒刀飛起，忙搶向前一步，斜挺禪杖，接著戒刀，咕叮當皆打落塵埃，勢名「單龍攪海」。頭陀見刀砍不中，急取流星錘飛擲過來，林澹然用杖隔開，滾將入去。頭陀棄錘而走，澹然飛步趕上，頭陀奔至半畝塘口，躡身跳入塘中，倏然不見。

隨後胡性定等拾了戒刀，一同追來。澹然說：「頭陀已跳入水中。」苗知碩道：「塘水甚淺，這斷決無去處。」便要下水去捉。澹然道：「這頭陀休小覷了他。入水必然遠遁，任彼自去。」且押了行童，回轉永齡庵來，問行童討取薛舉。行童道：「主公藏在方丈中籠子裏。」眾人齊入方丈，打開竹籠，果然薛舉在內。薛舉見了澹然，扯住衣袖啼哭。澹然垂淚，忙喚苗知碩抱了。林澹然將行童拷問頭陀來歷，行童供招道：「咱名馬哈篤，師父麻旭刺，原係西番錫蘭山國僧。因見國王無道，上下離心，國中皆欲推尊咱師父為主。師父自言福薄，難以承受，又說本國氣數未絕，不可妄舉，親至中華，覓一有大福者，立為國王，以安百姓。遊方數載，未得真主。昨見薛主公，不勝歡喜，故請至院中，意欲渡海回國，共舉大事。不知衝犯太師法駕，乞留革命。」澹然又問：「麻旭刺通何武藝，精何法術？」馬哈篤道：「師父上通天文，下知地理，陰陽術學，無所不精。善能役鬼驅神，呼風喚雨，深明遁甲，平地能飛。戒刀兩口，靜夜常鳴，削鐵如泥。又有連珠箭一枝，並不空發。遊遍九州未逢敵手。」澹然笑道：「今日俺是個敵手了。」令道人帶了行童，同出院門，取路回莊。

行有二里之路，猛聽喊聲如雷，大叫道：「還我行童來！」喊聲未絕，只聽得弓弦響。林澹然急抬頭，箭已飛到，忙將禪杖撥去。未及回射，又復一箭來。正中眉心。澹然望後便倒，右手已將箭接住。麻旭刺見澹然跌倒，放心趕來，不提防林澹然暗扯弓弦，一箭射去，射中麻旭刺左耳，穿入金環。麻旭刺喫那一驚，帶箭而走。林澹然不趕，一行人徑從官道而行。約至□餘里，前阻一條闊溪，過溪來，就是張家莊了。溪上有一根木橋。林澹然正要上橋，忽然陰風慘慘，黑氣漫漫，迷了去路。耳中只聽得神嘩鬼哭，大浪洶涌之聲。眾人心慌，林澹然大笑道：「眾人勿驚，無事。」手仗寶劍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一霎時雲開風息，依然日色光明。

澹然率領眾人過了木橋，回至莊前，遠遠見莊門大開，苗知碩抱著薛舉，先入門裏。轉過竹屏，只見張太公和老僕，皆背剪綁了，吊在樹枝上。張太公高聲叫：「快來救我！」林澹然看了大惱，急向前解下太公，苗知碩將老僕放了。太公說：「適纔莊外走一個黑臉頭陀來，把我二人吊在這裏，那頭陀撫掌大笑，見老師來了，將身一閃，不知何處去了。」澹然扶著太公道：「可惡這斷，若還拿住，也請他在樹枝上一耍。」正說話間，禪堂裏閃出頭陀，手持利劍，喝道：「林和尚快來納命！」澹然撇了太公，舞鐵杖攔頭打去，頭陀杖寶劍砍來。二僧惡戰良久，頭陀劍法漸緩，被澹然一杖，破了劍法。頭陀心慌，收住寶劍，躡身一跳，躍起屋檐，寂然不見。

澹然令道人閉上莊門，將馬哈篤帶入後園關鎖，同太公等進方丈酒飯。張太公道：「天下有這樣怪人，若不是禪師法力浩大，怎麼是了？」林澹然備將賭鬥奪回薛舉一事，與太公說知，太公甚喜。苗知碩道：「頭陀雖然敗去，必要復來纏擾，這番林爺施大法力，開除這斷便了。」太公道：「老朽看這番僧亦有神通，急切恐擒他不住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看此僧還能復來否，來則必入俺圈套中。」大家商議一回。條爾天色已晚，令苗知碩等陪侍太公禪房安寢，二道人停燈守護。林澹然帶劍坐于佛堂之內，秉燭誦經。

將及初更，只見一隻紫燕，從窗眼中撲將入來。飛鳴數聲，倏忽變成利劍二口。初長不過一尺，佛堂中旋舞，漸漸長至丈餘。二刃衝擊，鏗鏘有聲，疾如飛電，閃爍生光，只在澹然跟前盤繞。澹然端坐不動，看看逼近身來，將次刺及咽喉，澹然大喝一聲，二刃鏗然墜地，化成兩股青煙，飛空而散。澹然暗暗發笑。猛地裏起一陣怪風，佛堂門無故自開，條地一聲響，見黑叢叢匾大一個蝙蝠，飛將入內。眼射金光，口吐黑氣，展開兩翅撲向前，要傷澹然。澹然暗念神咒，伸開右手二指，將燭焰剔將過去，落在蝙蝠身上，焰騰騰燒著毛羽，蝙蝠便回身飛出門外。林澹然仗劍追將出去，蝙蝠撲落天井中，現出原相，卻是一領蓑衣，被火燒毀半幅。澹然復進佛堂，依舊禪椅上盤膝坐了，凝神靜養。一時間禪椅咯咯地動將起來，似有人抬的一般。移下天井中，又移進佛堂內，往來數次，搖得澹然坐不安穩，幾乎跌下。澹然由他自移，只不採他。忽然椅邊立著一個死屍，披髮赤身，面色醜惡，雙眼反上，舌頭吐出數寸，捱近澹然身邊。澹然正欲拿他，被那死屍一把抱住，緊緊扣定不放。又且腐爛，臭氣難當。

此時澹然雖言不怕，也覺心內有幾分悚惕。連忙默誦靈咒，喝聲：「值日神將何在？」忽有兩個黃巾力士，手持燒紅鐵煉來擒死屍，這死屍鬼叫一聲，忽然不見。澹然分付道：「有勞二位神將，侍立吾側，為俺護法。凡有邪魅來侵，即便擒拿，勿使近吾法。」

座。」二力士應諾，立于兩傍。澹然正欲安心跌坐，不覺連椅便倒。椅後忽有一大深坑，黑洞洞，氣騰騰的，澹然連椅陷于坑內。虧了兩個力士，將澹然提出黑坑，頭臉都磕傷了。澹然大怒，命力士下坑捉怪。力士正欲下坑，倏然地裂復合，澹然也無如奈何。仗著劍念了一遍淨法界真言，發付力士且去，力士領法旨去了。

澹然凝神靜養一會，早聽四野雞鳴，於是垂目低眉，返觀內照。坐至天明，令道人汲水烹茶，邀太公等同坐禪堂內，談說夜間變化之事，眾皆驚懼。又聞莊外人聲喊叫，澹然急出莊來，見幾個鄰舍哭啼道：「侵早有一醜臉頭陀，一面行過村口，口中喃喃的罵著林爺，猛可裏將于一招，不知何處來了幾隻大蟲，當路哮吼，我等不能行走，乞林爺救命。」林澹然道：「不妨。」走進沸堂，取紙畫符□餘張，密念真言，付與鄰人：「將符去緊要路口貼了。人家門前並轉彎處，俱把石灰畫成大白圈子，自然無事。」鄰人拜謝，依此而行，群虎果然不見。至今有虎處都畫白圈，是這個傳流故事。

林澹然送眾鄰出莊，回轉方丈，正要舉箸喫飯，忽聞臭氣逼人，原來碗中飯粒，變成大蛆。澹然怒道：「叵耐這廝無狀，被他吵惱一夜，俺不與他討論罷了，他反戲弄于俺。」正惱怒間，猛然一陣心疼，幾乎暈倒。澹然定神正性，急誦驅邪梵語，方得疼定。忙開書篋，取出一個花紙做成的蝦蟆，頭上四足，俱畫了一道符，將針釘于地上。大笑道：「俺本不欲與這廝相鬥，奈何屢犯于俺，不得不報之耳。」於是赤胸裸身，仗劍作法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將劍尖指著蝦蟆，那紙蝦蟆忽然自動。張太公苗知碩一班人，正在那裏看澹然行法，猛聽得大喊救命，這頭陀從屋脊上骨碌碌滾將下來，跌在天井中。頭與四肢，如有繩索縛縛的一般，首足縮成一團，高聲叫痛，懇求饒恕。澹然正色道：「汝從何處盜來邪術，妄欲害人？白日拐騙，紙虎攔截，五穀變蛆，種種不善。俺與你素無縫隙，何忍盅毒相欺，無端降禍？若非俺正法自持，險些兒命遭毒手。爾且講這幻術是何人傳授？初入旁門，輒敢與俺賭鬥。今已被執，有何解脫之術，任汝施展。」麻旭刺道：「咱家神通，俱係天心正法，乃護法韋馱尊者傳授，遍遊四海，未遇對頭。今逢高手破了咱法，命懸禪師之手，乞看禪門共教之情，大發慈悲，寬恩赦宥。」

林澹然笑道：「這廝又來胡講。那韋馱佛是釋門護法顯聖正教關邪尊者，豈有傳法于爾妖僧之理？這不是打誑語了？」麻旭刺道：「咱家西番並無誑語，禪師如不信時，可放咱禮請尊者，即刻現身。」林澹然道：「汝果能請得尊者金身下降，即便與汝拜為兄弟。」張太公阻道：「老師不可輕信其言，彼是脫身之計。若放他時，又要作怪。」澹然道：「不妨，任彼騰那變化，出不得俺手裏。」便拔起蝦蟆之針，口中念了解咒，麻旭刺依然好了，立起身來對澹然稽首，澹然答禮。麻旭刺整衣肅容，叩齒念咒，踏罡步斗，觀想凝神。倏忽之間，數道金光從西而至，半空中彩雲之上，現出韋馱尊者法像。有西江月為證：

鳳翅金盔耀日，連環鎖甲飛光。手中鐵杵利如鋼，面似觀音模樣。

腳下戰靴抹綠，渾身繡帶飄揚。佛前護法大神王，魔怪聞之膽喪。

林澹然見了尊者金身，欣喜無限，率領太公等焚香頂禮，麻旭刺亦俯伏于地，齊聲念佛。半晌後，漸漸彩雲散去，韋馱不見。林澹然邀麻旭刺同入禪堂，對佛立誓，拜為兄弟。忙整素齋款待，放出行童同坐喫齋。二僧各訴衷曲，互相敬服。澹然又問：「永齡庵內，向有妖怪迷人，賢弟可曾見否？」麻旭刺道：「有一小怪，弟已除之。」張太公問：「是何怪物？」麻旭刺道：「咱初入庵，夜間打坐，忽聽小徒馬哈篤叫喊，急出瞧之，見一黃鼠，嘴尖耳大，其形若豕，遍體黃毛光亮，追逐小徒。幸小徒有些膂力，拿一條木棍，與他廝鬥，被咱一劍斬之。小徒剝其皮，剔其骨，炙其五臟，烹其肉。其味似飴，其色如玉，飽餐一月，便宜了哈篤。」眾人撫掌大笑，方知是老鼠作怪。當晚留住麻旭刺莊內宿了。次蚤麻旭刺作別，林澹然捧出戒刀還了，勸化道：「俺等皈依三寶，但宜謹持道法，以作梯航，豈可恃此妄行，輕慢衣鉢？況爭王圖霸，非俺僧家之事，一有差跌，難免輪回。賢弟速宜灰卻雄心，滌除舊染，逍遙西土，無滅無生，也不枉出家人證果。」麻旭刺感悟，稽首道：「承禪師良言，敢不佩服。自此打破迷關，永不受惡纏矣。」林澹然送出莊門，麻旭刺師徒二人飄然去了。後來麻旭刺隱居西番山島中修道，將法術武藝盡傳與俠士徐洪客，扶助張仲堅裏應外合，奪了扶餘國，做了國王。數年之後，張仲堅復舉大兵，助徐洪客殺入錫蘭山國，逐出國王，自立為主。此是後事，別有傳記不題。

且說張太公僕別了林澹然，入城去了。這近莊鄰人，個個贊嘆林澹然法力無邊。自此遠近傳揚，名馳四海。有詩為證：

大道從來不可貪，貪嗔正亦入邪關。

慈悲卻乃真威武，蕩滌魔心上法船。

林澹然自此無事。一日見天色晴和，春光明媚，備辦了酒果素食，令道人提壺挈盒，和苗知碩帶了薛舉，一同出城北踏青遊玩。但見士女往來，紛紛不絕。正是：

香塵逐車馬，美酒醉笙歌。

有詞為證：

郊原春透，花壓垂堤柳。滿目繁華如舊，正是清明時候。轟轟寶馬雕輪，紛紛翠袖紅裙。一樣尋芳拾翠，何妨僧俗同倫。三人閑玩，沿溪信步而行，同進一座花園內石凳上坐了。舉目觀看，端的好景致也。但見：

新篁池閣，花霧樓臺，幾多曲徑護幽欄，數處小橋通活水。假山高聳，下面有石洞玲瓏；亭榭精奇，中列著翠屏寶玩。色鋪錦繡，生香不斷。樹交花韻奏笙簧，樂意相關禽對語。轉過了桃花徑、杏花塢、梅花莊、李花弄，方走到雕檐鬥角百花亭；穿過這牡丹臺、芍藥欄、薔薇屏、茶藥架，纔顯出淨幾明窗千佛閣。雙雙白鶴長鳴，兩兩鴛鴦交頸。荷花池內，魚翻玉尺戲清波；來鳳軒前，鸚吐人言稱佛號。爛柯嶺芻蕘寂靜，春宴堂金碧交輝。陰陰古木欲參天，灼灼嬌花齊向日。果然在在堪歌舞，正是人人可舉觴。

林澹然等三人坐于石凳之上閑看，忽見一人，頭戴逍遙巾，身穿豸補鶴氅，隨著□餘個家僮，騎著一匹白馬，吆吆喝喝，走入花園裏來。眾人見了，盡皆迴避。林澹然心裏已省得是個舊相識了，只是不動身，看他怎的。正是：

一葉浮萍歸大海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

不知這人是老林甚麼相識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